

# 云南一副镇长涉嫌雇“水军”刷票被举报

## 专家:基层评选体系有待改善

《中国青年报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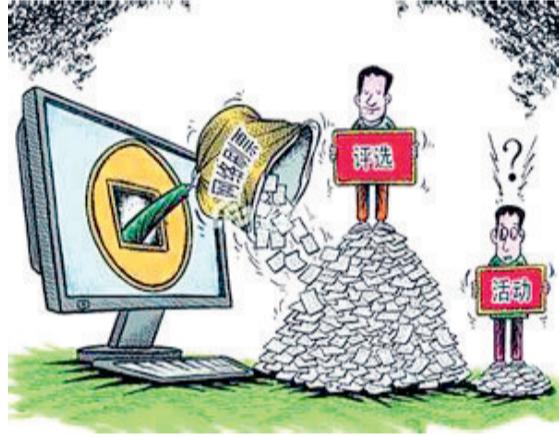
近日,有网络论坛爆出,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一副镇长,涉嫌利用“网络水军”,为乡村评选刷票,之后拒绝付款。此事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,涉嫌找“网络水军”刷票的曲靖市师宗县竹基镇副镇长徐志平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

8月5日晚,此次评选的主办方之一,云南省曲靖市委宣传部,在其官方平台“微博曲靖”和“珠江网”上,分别对此舆情作出最新回应:网络投票仅占评选活动总票数的四分之一。主办方同时表示,少数网民、领导干部采取拉票、刷屏等非正常手段,违背了评选的初衷,组委会将予以严肃核查,同时也对其他参评村落的票数加以审核,欢迎广大网民继续监督。

新常态智库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副镇长刷票固然有错,但此类乡村评比本不值得提倡,曲靖市委宣传部等7家主办单位难辞其咎,基层评选体系仍有待改善。

### 因拒绝付款引起的纠纷

最初在网络论坛上发布该消息的,是一名就读于长沙某高校的大学生。据他介绍,他和同学在长沙某投票公司做兼职,只有完成该公司派发的刷票任务,才能获得收入。



6月10日,首届“宜居曲靖 美丽乡村”村落评选在云南省曲靖市启动,7月14日前后,该长沙投票公司便与竹基镇副镇长徐志平取得联系,双方达成价值9000元的合作协议:该公司为师宗县竹基镇淑基村刷票,保证其进入网络投票平台的前三名。确认交易后,该公司通过雇佣不同地区的人员用各自所在区域的网络IP给官方平台投票。为了完成任务,该学生甚至变换手机、电脑、网吧以取得不同的网络IP,达到一日多投的目的。

然而,最后徐志平却以投票公司没有在另外两个网络平台上投票为由,拒绝付款。该学生与其同学的工钱也化为泡影。

### 宣传部称或取消师宗县参赛资格

被网络曝光后,徐志平已被师宗县纪委带走调查。8月3日,竹基镇党政办主任李永军称,他和竹基镇镇长王福建在事发后才了解此事,“他找人投票的行为和基层评选活动我不清楚”。

当日,消息发布者在自己的帖子下留言:“我们很惭愧,为了几百块钱的工资毁了一个官员的前程。”目前,该学生和长沙涉事的网络投票公司都处于无法联络的状态。

“当这些村落真正具备了‘吃住行游购娱’的条件后,我们才会将其评选为‘美丽乡村’,并借助资本运作和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等方式全面打造乡村品牌,推动农村各方面事业的发展。”曲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付尔华表示,此类村落投票评选在曲靖市尚属首次,“师宗县的情况一经核实,我们将立即取消其所有资格”。

该活动的项目“珠江网”负责人称:“平台的管理权属于曲靖市委宣传部等主办方,我们只按照其投票规则和活动程序开辟窗口,不参与投票过程。”截至投票结束,竹基镇淑基村以11034的票数名列参评村镇的第二位。

尽管主办方在事后表示将核实其他村落得票情况,但在彭真怀看来,他们忽略了网络投票对农村居民的适用度,且雇佣水军刷票的行为正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,“使得评选活动成为刷票公司的敛财工具”。

### 精准扶贫才能实现美丽愿景

“网络刷票体系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说,网络投票的虚拟性和科技漏洞让这种村落评选带有娱乐色彩,不能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,因而难以产生实际的效应。

国家行政学院纪检监察室主任竹立家称:“通过评选活动促进村落环境改善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无可非议,关键在于评价程序是否科学、客观、真实,才不至于误导相关政策的制定。”

目前,诸如此类的基层评比不少,许多地方的评比结果甚至与干部的政绩考核直接挂钩。彭真怀指出:“大张旗鼓的评选耗费了行政资源,损害了地方政风,最后也未必真为老百姓解决了问题。基层政绩考核还是应当务实。”

彭真怀建议,各地县区可以通过实地考察,树立几个“美丽乡村”典型,让每个村都有身边的典型作为榜样来参照学习。“目前,我国约有9亿农民,地方政府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、提高农民收入上,曲靖市相关部门应专注于精准扶贫,只有通过调查,找准农村的实际问题,才能实现建设‘美丽乡村’的美好愿望。”

# 明星经纪人开走前妻小车被控盗窃入狱

## 案件经历多次改判,如今最高院指令再审

《广州日报》

45岁的谭某原本是一名明星经纪人,收入不菲。他于9年前闪婚,娶了一名被富商包养的女子,闪离后开走前妻的小车被控盗窃,他坚称遭前妻陷害,双方各执一词,这也成为该案多次开庭的争议焦点。

这宗案值仅7.5万元的盗窃案,2次被广州中院发回重审,谭某从死刑被改缓刑又被改为死刑。从明星经纪人到锒铛入狱的盗窃犯,谭某的人生跌宕起伏,出狱后他不断申诉。近日,该案经最高院指令再审,在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。

### 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

让谭某身陷囹圄的是,是他前妻黄某对他的指控,案子背后是一段情感纠葛。2007年6月,在一次饭局中,谭某偶遇隔壁桌的黄某,通过递纸条搭讪而相识,4个月后闪婚。

谭某说,当时黄某住在番禺区一处高档住宅,不用工作却不缺钱花。多番打听,他才发现黄某是一位富豪的情人,已被包养了七八年,每个月从富豪那里拿多则10万元,少也有四五万元的生活费。

黄某解释称,她做情妇是生活所迫的无奈之举,结婚后她就会断绝跟富豪的往来。谭某提出要求,黄某必须和富豪断绝关系,今后也不能用富豪的钱。

婚后没多久,二人爆发矛盾。据谭某说,结婚一个星期后,富豪知道了黄某结婚,便马上断了她的经济来源。黄某认为是谭某在背后搞鬼,将结婚的事告诉了富豪,才导致她没钱花,此后二人吵闹不断。结婚28天后,两人闪离,没有财产纠纷。

离婚后的两人仍有往来。谭某称,他专门在黄某住处附近租了单身公寓供两个人幽会,“因为黄某想一边做富豪的情妇拿家用,一边又想和我保持地下情的关系”。

这次庭审中,检方提供了公寓经营者的证词,称谭某短期租过公寓,并看到谭某和黄某有时会一起来公寓。

### 庭审焦点:开走小车是“盗窃”还是借用?

#### 检方:未经黄某同意开走轿车

据检方指控,2008年2月25日凌晨1时许,在广州市番禺

区某小区停车场内,谭某盗走了前妻黄某的小轿车。3天后,黄某报警。7月1日,谭某在广州市被警方逮捕,人车并获。

黄某在此前的多次庭审中作证称,离婚后双方再无来往,她也没有借车给谭某使用,谭某却多次对其进行电话骚扰。

一审法院认为,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秘密窃取黄某车辆,构成盗窃罪。宣判后,谭某两次上诉,两次被广州中院发回重审,从一审判处的4年3个月有期徒刑,改判为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4年,到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

这次庭审中,检方认为,黄某并未同意谭某开走其小轿车这一核心事实是可靠的。据其他证词,两人当时关系恶劣,没有证据显示二人存在同居行为,以及谭某帮助黄某保养汽车等情形,因此不可能互相借车使用。谭某在未经黄某同意的情况下,私自开走黄某的汽车并使用5个月之久,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。

#### 谭某:开车前打过电话征求同意

按谭某的说法,故事还有一个大相径庭的版本。

谭某说,他开车征得了黄某的同意,出发前还曾致电黄某确认,“当时她在打麻将,还嫌我烦,说讲过了就不用再说了。”

至于为什么离婚后还要使用前妻的车,谭某称,两人在离婚后仍有来往。黄某经常将汽车维护、保险办理等工作交给他,两人还经常换车开。

开走车三天后,谭某突然接到小区保安部负责人的电话,称黄某已报警称他偷了车。谭某称,黄某怨恨他将她是别人情妇的隐情爆了出去。对于为何此后5个月一直没有到派出所说明情况,谭某解释,他一直试图打电话劝黄某销案,私下解决个人恩怨。就这样,他前后多次拒绝了办案民警的要求,双方耗了近5个月时间。谭某说,在这段时间,他一直

### 谭某案审理全过程

2009年

4月1日,番禺区法院认定谭某犯盗窃罪,判刑4年3个月;谭某上诉,随后广州中院裁定发回重审;同年,番禺区法院改判他有期徒刑3年,缓刑4年;随后,谭某再上诉,广州中院再发回重审;

2010年

番禺区法院第三次作出判决,改判他有期徒刑3年;谭某上诉,广州中院维持有期徒刑3年的判决;

2012年

4月7日,谭某服刑满3年获释;4月28日,谭某向广州中院申请再审,被驳回;随后,谭某到广东省高院申请再审,同年10月被驳回;

2015年

1月,谭某向最高院申诉;12月,最高院指令广州中院再审。